

原刊景印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任繼愈題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任繼愈題

第 70 卷



人海燈

中國書店

人 女 聖

刊 月 半

行刊日五十一逢每

版出日一月四年四十二國民

收到

著了袈裟事更多

通一

廣揚誠發「袈裟未著言多事，著了袈裟事更多」的詩，便會聯想到佛教衰敗的原因上來。唐朝賈島爲僧時，因受不了洛陽令禁止僧人午後出寺的惡氣，便喊出「不如牛與羊，猶得旦暮歸」的偈語，加上韓愈一勸，就脫却緇衣考取功名去了。以賈島之天才出家，尚未認清佛教真面目，過了挫折，便悔初心，難怪揚誠齋要帶上顏色眼鏡對和尚作「外行」幽默的諷刺詩了。

依據揚誠齋的意見，以爲和尚只應過山林清幽的生活，晨鐘暮鼓，便此餘生，不該再朝夕奔馳忙個不了，著了袈裟事更多，那是件罪過事。這可代表中國歷來一般文人對佛教誤會的看法。

目錄

著了袈裟事更多	通一
布衣與素食	竺摩
中日佛徒謀親善	觀仁
異類法緣記(續)	震華
開闢善社十二佛之魔說	爾明
金剛經講錄(續)	潛弘
應義心的基礎及其報恩	觀諦譯
觀念	福善
自秘與大局	智嚴
不得泯滅的往迹	記者
佛教新聞	編者
編完以後	

文人看來，會誤認爲清閑的正統的和尚，所以一看到其他和尚的行動不合此軌，便譏爲著了袈裟事更多了。第二等人，入得佛門，便今日王府，明朝李家，放焰口，拜皇懺，幾角錢一天，販賣佛法，從小忙到老，不知自己走錯了路，著了袈裟事更多，此輩愚頑，最堪哀憐！第三：如香祖章記筆記中所載大油一流人物一樣，日夜伺候于權貴之門，逢迎結納，以高自己聲價，這是到地

十足的事，已經够忙。這種人，在社會十足的著了袈裟事更多的人，與道不應，理還呵斥！第四：一般誤認佛教的人，以爲和尚是逃世客，是塵世最高雅的人，於是，也逃到這中間來，吟風弄月，寫字彈琴，以鳴風雅，與社會文人最易接觸的便是此等人，遇有例外，文人們又大驚小怪冷諷嘲嘲來了。

究竟說來，過去和尚走錯了路是不對，文人們誤會的嘲諷也是不對。佛說：「我以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忙得最起勁的便是佛陀，從成道忙到涅槃。和尚如不忙，那還是真正的和尚？上面所說四等僧伽，第一類有行無解，衝以今日社會環境，只有改變態度的需要，以下三種，是佛教中的害群之馬，亟應糾正。普勸同袍，從今日起，要從經典中去抉發和尚應該忙的道理來，那里面會指導你如何忙法的。不然，到小忙到老，與自己無關，與佛教無關，甚至會忙到苦境里去，那是多末可怕的事啊！

三，廿五，早上。

布衣與素食

竺摩

西洋文明進步，科學發達，製造出許多便利品供給人類應用與享受，這的確是人類的幸福。但人類是最不知足的動物，物質生活愈美麗愈尖銳化，物慾愈奢侈，精神愈淫靡，舉動愈浪漫，愈無制檢。這又將怎樣辦呢？布衣，素食，本爲人類本色，而現代一般頂時髦的人物，受了歐風美雨的薰陶，崇拜物質主義的享樂，穿的非什麼綾羅綢緞，什麼羊裘皮革不行，吃的非西洋大菜不能下箸，五光十色，光怪陸離，完全失掉了人類的本色——本來面目。動作既失了人類的本色，那麼心理自然也不見得不曾愈趨愈下地失掉人心的本色了。

二月十八日，申報載江亢虎博士在上海青年會演講布衣素食。江博士對布衣說了十句義：

大布之衣，書生本色；錦繡雖華，物命可惜！裘裘麗御，代以毛織。橡膠利用，奚事皮革？國奢示儉，矯風宜急！

他又引申其義說：「中國前朝之商人，都是穿布衣，惟士大夫入朝之時，方穿綢衣；不若今之無有限制。中國從前本來是絲業市場，但目下幾乎被人造絲完全佔領。我甚希望國內實業家注意及此，添設人造絲廠，挽回利權。」提倡國貨，挽回利權，戒國奢，示人儉，抵制舶來品的進口，杜塞金融外流的漏卮，提倡大家穿布衣，實在是第一要圖。但我認爲從前中國的「士大夫入朝之時，方穿綢衣」，那是專制

時代的禮服，到了現在，自然不需要了。所以不論在朝在野，最好大家一齊同「中國前朝之商人」一樣，「都是穿布衣」，以示一律平等，提倡國貨，救國救民！則絲羅綢緞等既鮮人顧問，「被人造絲廠完全佔領」的事，也可減少，甚至或完全不會有；同時「添設人造絲廠」，也可以不必費資本及費氣力了。

他又說：「至於皮革，物命可惜！儘可勿用」。原來江博士也很仁愛動物，他一面在說穿布衣，一面又想到蔬食。他對素食也有十句義：

刀俎生靈，充我口腹；人而不仁，野蠻遺俗！矧于衛生，有禍無福！何如茹素，清潔遠毒；咬得菜根，香味具足。

殺生害命的殘忍，的確是未開化的野蠻人的遺俗，自命文明的人，就不應該有此等野蠻的舉動。佛教云「我肉衆生肉，名殊體不殊。」儒教云：「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誰道羣生性命，一般骨肉一般皮。」我們祇要平心靜氣地思量一下，「誰肯持刀割自身」呢？江博士還說：「葷腥食物，有害無益，並且損害弱小生命，道德上亦屬殘酷！茹素既屬衛生，又屬節儉；但專門茹素，亦甚不便，不妨隨時變通。」不知青年會裡一般吃肉餛飩的青年聽了作何感想？能變通去實行麼？那就好！

近數十年來，中國學生出洋留學的莫不知多少？而真能學成歸國獻身於社會事業爲人羣謀利益者能有幾個呢？大多數的不能不說是學無心得，而祇是染上了一些惡習，倣效有餘，建設不足。留美的學生回國就戴上一副美眼鏡來批評中國怎樣怎樣，留法的學生回國就戴上一副法國的眼鏡來蔑視中國怎樣怎樣，留英、德、意、日、等的學生返國莫不如是；鮮

中日佛徒謀親善

觀仁

頃據報載：——

目下中日青年佛教徒携手，以謀中日精神親善之計劃，已漸趨具體化，此項計劃係由留學日本之釋曇禪釋義玄黃輝邦諸君，以及上海之阮紫陽高觀如，廈門之蘇吉堂，日會之藤井草宣，好錫春輝，稻葉文海諸氏發起，自去秋以來籌備組織中之「日華佛教學會」（東京神田區三崎町一之七）爲中心，該學會之事備旨，將派遺發起人好錫春輝，釋曇禪（大正大學學生）兩氏，於本月十日來華，逗留約四十日，與南北各地之我國佛教界中堅分子會談，對於學着留學生之交換，人材之養成方法，研究所之設置等問題交換意見，預定於本年五月正式舉行學會之開幕式云云。

自此消息傳播後，輿論界頗多諷刺，以爲斯會之組織，與夫歲汎太平洋佛教青年會之召集同一背景，引誘我國人承認偽組織（滿洲）之陰謀！此非國人之多疑也，實因日人素來崇力黷理，演成「九一八」事變之惡感，心多詐，言多詭，混曲直，淆是非，所謂某種會之組織，多係欺騙之周旋，別具心腸，無論如何唱提攜，謀親善，我國人不取信以爲誠也。

蓋以中日糾紛之癥結，存於東北問題未解決耳！今中日兩國在國際間之處境，固實有互相提攜之必要，如能達到成功，不僅兩國民衆之利益，抑亦世界人類之福音也。惟欲提攜親善之實現，必須日人以誠相見，還我東北河山！否則所謂親善，欺我也！

茲就中日佛教學會之組成而論，日人欲藉此培養爾國民

衆之好感，此情勢之所必需。而中國佛徒則爲研究學術，固無若何背景。而我國人士疑其居心叵測而排斥之者，實因日人素來不肯披誠相見所致也。故中國留日之黃輝邦，高觀如，釋談玄，釋墨禪，阮紫陽，呂大椿諸公，深恐國人不明該會宗旨，特發宣言敬告全國佛徒及全國同胞。（原文見上上期本刊）

該學會之主旨明，斯國人之誤會釋。「取其佛教學術之特長，以貢獻國人，振興中國佛教！」諸公之責任重矣！蓋以中國之被人欺侮，原於文化之落人後，今欲求民族之繁榮，必先謀文化之發展。佛教爲中國固有之文化，衰落久矣，急待吾人振興！日本之佛教，原由我國輸入，而我反步其後

。不亦大可羞哉！托洛斯基有言：「中國因爲文化比不上日本，於是東北四省被日本搶去！」今留日黃輝邦諸公，中國人也，中國佛教徒也，爲否認佛國而組織中日佛教會，爲振興中國佛教而組織中日佛教會，於國家社會不獨毫無損害，且於國家民族尚有莫大利益，此當爲有識人士之贊同，決不致生嫌疑而排斥之。倘能因之增進兩國民衆之好感使日人放棄獨霸東亞併吞中國之狂妄，則尤爲醉心世界和平者之所樂聞，豈僅中日佛徒得親善而已哉！（編者按：本文在上期本刊刊印後寄到，雖本刊已經論列，然以能代表我國佛教徒多數之忠實意見，故即爲刊出，幸已來華之好楊春輝注意及之。）

二四，三，四，章於武昌世界佛學苑圖書館。

異類法緣記（續）

震華

鼠

（三）清咫觀老人初不信佛，五尺密祈彌陀加被已數年矣，盡漸聞。隨老人至上天竺，觀其冥力待其機，是夕，老人夢一庭花開，手持鱗魚半尾附玉尺，將帶烹之。一百日中，發心念佛，遂漸次斷煙酒葷血，勤閱大乘典籍，館麻村將十年，居停家有鼠，靈然默受熏染，坐化不朽，老人取歸鑲金，日供香一枝，曰：「此亦善知識也」。至今鼠佛在海天精舍，（放生菴）修淨業人，每見之，多歡感愧者。（修西見聞錄）

猪

（二）明黃梅石氏子，牧一猪，前二足五爪，因詣道士作醮，乃以猪售與屠人，取資辭道士，明晨將殺矣，石氏之母，忽夢

東禪寺六祖誦曰：「汝家所賣五爪猪，此殺不得者，可即贖回。不爾，有奇禍！」母問師何人？祖曰：「我即六祖。汝家連日在我殿上作齋醮，道士無知，妄以三清像，蒙在我面前，汝還不知耶？」母懼然而醒，念果有此事，方爲歎異，是夜屠人亦夢一猪，身服人衣，謂屠人曰：「昨石氏賣我在汝家，我非猪，乃人也，不信，看我前二足係五爪，汝殺不得者，可即還我還本生，送我至東禪寺修行去，屠人夢覺，大驚！果不敢殺，凌晨，牽猪還石氏，互相述夢，大爲詫怪，乃共詣猪云：「汝既有靈，任爾到何處修行去。猪即出門，望東禪寺投奔，並無入引導也。主人鐵壁師，命之曰夢修，今不論親疏，呼夢修即應，余（戒顯）乃爲授三歸五戒焉，係甲辰年五月初三日事。（現果隨錄二）

關同善社十字佛之魔說

爾明

緒言

吾教無論那一宗系的學說，皆依聖旨量，立有縝密圓滿，亘古亘今不可變易的哲理存在；此乃佛陀用超凡的實踐功夫徹底悟出來的，非是玄學者流或神學者流所能夢及的。在崇拜神學者或玄學者的盲目學說：——恬淡存養，冥契虛無，玄關一竅，返本復初，想有以爲無，想無以爲有；想斷以爲常，想常以爲斷；以及美，醜，善，惡，空時方我等；千變萬化，不可方物的不可摸捉的想像學說的人們。未經死心踏地的研究一番佛學，未可獲吾教真諦的少許，余謂之曰門外漢；何況如油入麵的魔外哩！佛教的學，——淨土宗，乃係是最有價值的哲理，今同善社；張冠李戴，指鹿爲馬，並辨多端，淆惑聽聞，唱十字佛以爲自教的護身符，弄巧成拙，誠不堪一笑。我認爲同善社十字佛實屬魔說；還殺不上同神學者或玄學者流相比例，彼膚淺之徒，異想天開，欲改萬劫不易的佛號（阿彌陀佛）爲眩聽驚，龍鳳鳳舉；不免委屈本身，傷害天良太過些吧！含糊其詞，以想替教欺世，引誘無量數的愚夫愚婦，——竟蒙無智者，惟迷信是從，以致害家破產；（同善社有領天恩者一千元最期亦須五百元）坑害後世衆生，實非淺鮮！此誠如來所謂真可憐愍者。作者本其沛然臭之能禦的大悲心！——不忍其孺子將人井的赤裸裸的大悲心所驅使！望其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懸崖勒馬，未算爲晚，勿僅受其局棋的水月空花，夢幻泡影的名利功爵以薰

其心。子曰：「德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也。」爾明曰：神奇怪異妄誕之說，在此二十世紀的時代，——科學時代，已在打倒無立足的餘地了。

一 關邪說

彼（同善社）非因邪魔深入膏肓，或受魔的毒液的麻醉，那敢在「阿彌陀佛」頭上多加「天元大寶」四字，（其實這個寶冠，戴不上阿彌陀佛的頂髻上。）又何敢謂：十字佛的功德要超過六字佛的功德哩。不錯，難怪，這，實因深受了魔的毒液性麻醉的；故此，纔不識得淨土學理是在教人持念洪名，移使實踐到心裡一向以來貪，瞋，癡，慢的雜亂妄魔，蕩得到三十三天以外，乾乾淨淨，一些塵勞渣滓都沒有；而能顯其從無始就與彌陀「體」而「不二」這一個「原」有的真心！（性宗曰真如，相宗曰阿賴耶，禪宗曰本來面目。）比如激水澄清，一些泥沙都沒有。又如空中浮雲盡盡，杲日朗現，光照大千一樣的。中峯國師說：「清珠投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念佛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排。」彌陀經云：「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衆，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這，皆是而二不二，實踐超深的淨土哲理。楞嚴經更說得明白透理，如謂：

「大勢至法王子，與其同倫，五十二位菩薩，即從座起

，而白佛言：

我憶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無量光；十二如來，相繼一劫；其最後佛，名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譬如有人，一專為憶，一人專忘；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見不見；二人相憶，二憶念深；如是乃至從生至生，同於形影，不相乖異。十方如來，憐念眾生；如母憶子。若子逃遁，雖憶何為。子若憶母，如母憶時；母子歷生，不相遠違。若眾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無生忍。今於此界，攝念佛人，歸於淨土。佛問圓通，我無選擇；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為第一。」

由是觀之，淨土的學說，乃係教人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的。是不念而念，念而不念，念成一片，打成一個，不假方便，自得心開。親證無生法忍，徹見自性彌陀的寶鏡淨土妙諦的。所謂淨念相繼，母子歷生，不相遠違，入三摩地。這裡我再來引證勢至圓通章鈔一段文云：

「大矣哉！念佛之為法門也。大小並收，利鈍均攝；事理圓融，性相無礙。即佛是心，無一心而非佛；即心是佛，無一佛而非心；心一憶也，佛佛全彰；佛一稱也，心心頓顯。無有心外佛，為心所憶；亦無佛外心，為佛所稱。眾生念佛，佛在眾生心內；佛念眾生，眾生在佛心中。是心作佛，心不念而佛不作；即佛顯心，佛不稱而心不顯。則知念佛一門，誠為見性成佛之妙諦矣！」

這兒，說得多麼懇切透徹之至啊！到家之處，豈從外得。我常說：我們現前這一念心就是佛，現前的佛，又何嘗離

開我們這一念心哩！不過要吾人親自實地體證罷了。亦無佛外心，亦無心外佛。心佛不二，心佛一如。大藏金剛般若經云：「萬法本於一心，以心求道，道即是心；心也者妙萬法而超萬法者也。」我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心佛即眾生，是三無差別；阿彌陀佛何嘗離吾們現前一念之心哩！又同嘗離開心外別有彌陀哩！我恐彼同善社，聽到這樣無上的驚魔的警鐘，要毛骨悚然吧！老實說一句：吾教修道士曰「內道」，（不心外取法）佛經曰「內典」，這就是與魔外相別的特彩，若思竊取「彌陀」聖號，妄加「天元太寶」四字謂功能超過一切之魔說；實不攻自破。然而，但彼外道魔眷的妄惑塵勞，如同奔馬一般，實是心外馳求所致。邪說橫行，如油入麵；這生死巢臼，杳無出期；長處黑暗，去佛遠矣！聖言魔說，相去天壤；諸有智者，盍興乎悟。

（未完）

音潮海

版出已期二卷六十

答或問
胡適的禪學
對於現在僧衆一般的觀察
三階教之研究
佛學入門書要
儒佛會勘
佛陀以前的印度思潮
人生學
法相唯識學概論序
王恩靜：張化聲：唐大圓
造成偉大民族的條件
駁唐錫如的和尚道士及其他
預定全平式元，零售每冊式角
社址：武昌千家街佛學院

太虛
芝華
黃華
曇華
劉天行
慶隱居士
談玄
王恩靜
寂公
藏

金剛經講錄（續）

澄弘法師講
新曦筆錄

——在潮州開元寺通俗宣講所講——

大乘正宗分第三

乘者，運載之義，大即簡非凡小，故云大乘，喻如大車，能載乘菩薩直趣如來地也。菩薩若乘此般若大乘，決至佛果地位。正宗者，真正之宗旨也，因此分爲大乘正宗之綱領故云。凡佛所說之經，每部經均有重心點，若能提綱挈領，擇要而入，當易領會也。分第三者，即三十二分之第三分也。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

此明發心，佛告須菩提者，謂佛告知須菩提也。諸菩薩摩訶薩者，謂衆多大菩薩也。摩訶梵語，此翻爲大，謂此諸菩薩，皆是立大志，發大心，修大行，趣大果者。應如是降伏其心者，謂應以無降伏爲降伏，勿另起心以降伏也，如是之是，指下文所說，所有一切衆生者，即九類之衆生也。因衆緣和合而生，謂之衆生。卵生者，謂由卵體中產生如禽鳥等，胎生者，由胚胎而產生，如人畜等；濕生者，依濕氣而生，如蜉蝣及微生蟲等，（蜉蝣與蜈蚣同類，腳細長），化生

者，變化而生，如地獄以及腐草化爲螢等，卵唯想生，胎因情有，濕以合感，化以離應，世間多說若人人出家爲僧，則世間人類消滅，殊不知有四生不同，非定以情欲而生也。色界及無色界，皆非由男女情欲而生，有色若，謂欲界及色界之有形形色色可觀者；無色者，即四空天之無形形色色可觀者，四空即空無邊處，處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有想者，除色界四禪天之無想天外，其餘皆屬有想，無想者，四禪天之無想天及木石等。生此天者，係由欲界衆生，感覺八苦交煎，遂修無想定，得生無想天，自謂已證解脫，實非解脫也，經五百劫，仍墮六道輪迴，凡生在三界內未出三界外，皆非究竟解脫。八苦者：①生苦，由入胎至出胎所受之苦。②老苦，人既老矣，則雞皮鶴髮，龍鍾潦倒，其苦難堪，此老苦也。③病苦，疾病之時，種種痛苦，人所難免，雖有孝子賢孫，弗能代受，此爲病苦。④死苦，臨死之時，四大分離，其苦痛實言諸所不能形容者。⑤愛別離苦，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其愛情篤，其別離更苦也。⑥怨憎會苦，即如冤家相對，心起憤恚也。⑦求不得苦，如求功名富貴，求而不得則苦也。⑧五陰熾盛苦，五陰者，身心之總體，身心熾盛，生長之諸苦也。非有想非無想者，謂無色界非想非非想處天之衆生也；此處衆生，世界身體全無，同於虛空，有定無慧，能經至八萬劫，其年壽極長久

劫數至時，依然還落空亡，未出三界。終歸有盡，未能不生不滅也。昔佛在世時，有一修習此定者，因耳聞鳥鳴魚躍之聲，遂煩噪不已，偶萌瞋念，云當食盡此鳥為以除障礙，久之入定。佛成道後，即欲度之，因過一日，已生非非想天，遂歎息惡記將來墮為食鳥之狸，報盡入地獄。由此觀之，修行人萬不可不慎也！當念三界如牢獄，世界如苦海，外道若陷阱，偶一失足，萬劫輪迴，寧不寒心哉！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者，我即指世自尊自謂，告須菩提云：衆多菩薩中之大菩薩，欲降伏其煩惱心，而免損害其菩提心，必須發廣大心，見三界九地所有之衆生，沉淪若海，輪迴生死，當起悲愍之心，皆令其圓滿寂靜，滅其障礙，而度其所出所也。涅槃梵音，此云圓寂，謂真本圓而妄本寂也，即俗所謂死也，無餘者，謂萬德俱圓，二障永滅，無有餘蘊也。二乘灰身泯智，似無餘而實有餘，以無明未盡故，今云無餘。乃五住究竟，二死永忘之大乘涅槃也。五住即五住地之畧。①見一處住地，即身見等，三界之見惑也。②欲愛住地，即欲界之煩惱中，除見與無明，此屬思惑。③色愛住地，色界之煩惱中，除見與無明，亦屬思惑。④無色界有愛住地，無色界之煩惱中，除見與無明，亦屬思惑。⑤顯明住地，三界一切之無明也，無明為一切之根本，見思惑為枝末，塵沙無明為根本，本為末依，名之為住，本謂生末，名之為地。二死者，即分段生死，與變易生死也。九地者，以欲界為一地，色界及無色界各分四地，故合為九地。

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

相衆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

此明降心，承上文度九界衆生已，不可著相也。無量即無可限量無數，即不可計算，無邊，即無邊際，均極多義。菩薩雖度九類衆生，入於無餘涅槃，不可存有我度衆生之相。我相一起，則人相，衆生相，壽者相皆起矣！我相者，即四大，五陰，和合相續之假相也。人相者，對我而言，如人類對我之稱人，即人類中對人類之稱也，我對方之人，故為人相，若執有我度衆生，即我相，有衆生為我所度，即人相，能度所度能所歷然即衆生相，即人相，能度所度能所歷然即衆生相，即我對人及非人所謂九類衆生差別之相也，生命永久相續之相續，即我對人及非人所謂九類衆生差別之相也。生命永久相續不斷之相即壽者相，因有衆生相必於命根而生執著是為壽者相，凡有體各具此四相也，四相之生，其根本由我相起，如十二因緣，最初由無明起故也。如既轉曰我，則有我相，而我具人格，則是人相，我屬生物，則是衆生相，我有生命存在，則是壽者相，四大即地水火風火也，五蘊，乃色受想行識也，菩薩發廣大平等之心，度三界九地無數之衆生，以其心不著實有衆生得滅度者，則其心自無煩惱，自然降伏，自然不損害其菩提心矣。何則？蓋菩薩之度生，不著菩薩為能度之相，衆生為所度之相，雖度實無能度所度，能所雙忘，四相空寂，方可謂之菩薩。不然若菩薩爾我為能度，衆生為我所度，所心有著，心既有著，則心不能降伏，而一切顛倒煩惱皆隨之而起，如是則不及證生空之聲聞，鳥足稱人法雙空之菩薩哉！此正宗分一段，約無相度生，以答云何降伏其心之請也。

（未完）

德義心的基礎及其報恩觀念 (石川成章)

窺諦譯

◎緒言

東洋諸國，自從西歐文物輸入以來，國民道義心因受其個人主義為基礎的權利義務的思想浸潤，最著者如從來家族主義中的國風弊害，人民依賴心強，自立精神薄弱，從順之餘，雖在奴隸式的極其暴虐之下，其意志溫諄如羊，仍就唯唯諾諾而已的觀念，現在已全變推翻。固然這也是國運興隆的歷程中切不可無的民意，然而，陷於極端的個人主義之中，而徒只擴展個人權利義務，以致家族和社會間的溫情缺如；甚至把這種利主張毫不讓步，不踐義務，不顧常情，助長惡風，惹起諸多勞働戰爭和佃主爭議，家族間亦頻發其極複雜的紛擾葛藤，這極不合理的情節，實為不堪設想的可愛事態。

這樣惡風的釀成，家族主義何時變為個人主義，則個人權利義務思想，即同時加增其特色色彩。而古來傳統的道義心的應有精神，亦即失却競爭。結果，遂陷於唯功利的漩渦中去了。惟究這等道義心的集合主義，變成為功利的任性發達其個人權利義務思想的由來呢，一方面因於物質知識不平衡的進步中，不伴有情操意志修養的鍛鍊；一方面又因政治，法律，偏重於理屈這一面所使然。所以今日的負有指導國民責任的政治家，法律家，負有教化國民責任的宗教家，負有教育國民責任的教育家等，皆應負其應負的責任來。

這般時弊 若漸 累積日久的結果，子親反抗 夫婦不

順，社會秩序紊亂，爭鬥紛擾勃發，國家的團結力弛緩分解，社會趨發不安，便如赤化思想的蔓延，無政府主義的潛動，使人聞而戰慄，不勝憂慮。現在要和平或救濟這等弊端的唯一之道，當由宗教思想出發，鼓吹恩義觀念，溫煖已冷的人心，於情懷意志的鍛鍊中，不使有其他的信念摻雜。如我國（日本）傳來日久的儒佛二教，示說恩事，極其叮嚀懇切，惟願國民須深鑒之。——脫却時弊，涵養純真的道義心，這是今日國家適應非常時的第—關鍵。

◎儒教的報恩觀念論

儒教中論說君父長上的道義，極其周密，而於人生大禮冠婚薨祭的情節中，叙說臣子應當履行的道義，更極精細。其示說的方式和理由很多，但因順適時代的要求，諸多不能隨機應變，或於現代場合，不能實踐，遂成為規範的空文者也很多。然而根本反始之誠，這確為儒教最重要的事情。比如忠經，孝經，小學，禮記，論語，孟子等，鼓吹報恩的觀念，勸說極誠報恩的文詞，處處皆可以見到，今錄其主要的幾節於下：

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詩小雅蓼莪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禮記祭義篇云：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恭非孝也。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賊及於

親。敢不敬乎？

禮記喪服篇云：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所衰三年，以恩制也。門內之制，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

儒教中之論恩，以親恩爲最重。故上文所引，皆嚴謹鄭重，教其報恩之事。至君恩和親恩相等的重要性，這在上文幾乎沒有說及；或只於義理上說與親恩相同。教以事君如事父，同敬，同服三年之喪。這種以忠義學親的孝心之基調而移事君者。無他，這由王者轉變的支那國狀，易姓改命，君臣之情誼不如父子敦厚，故以義制之。所謂忠，由孝而流出，孝：爲人倫之大本。百行之基。即是此義。如孟子於孫丑章句下：

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

這是表示忠孝一如的事情。

我國忠孝一本，內容大異。所謂四民一家，萬世一系的大君，即是我們民家的主長；故義即君臣，情即父子，忠即孝，孝即忠；如彼支那所謂由恩爲父子，由義爲君臣的那樣區別，完全沒有。加之，我國君國之恩，比父恩更爲深遠且切，忠比孝更進一層重大的道理，爲君爲國，皆能盡其忠誠，完其孝道，決沒有忠孝不能兼全的困難。

若如前言，儒教以孝爲人倫之大本，故以君王之恩德比說父母的恩德，當然相離很遠。敘述孝子之心情，比說披歷忠臣赤誠的周到詳密，這是毫無足怪的。下面試將支那敘說

孝子平日和祭祀時追念父母的至情的文句。舉列一二於下：

小學，伊川先生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

禮記玉藻篇云：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禮記祭義篇云：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敬則著，存不忘乎心矣，夫安得不敬乎！

又云：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

又云：孝子之祭也，盡其慈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失焉，過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又云：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

禮記中庸篇云：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以上的證文，皆是儒教中力唱報父母恩最明顯最重大的高調，其次，對於君和師恩的說法。如：

小學，錢氏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師不知，生之族也，唯其處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

此即列舉君父師恩，並示其報恩之道。其他，如論理想中的王者模範，即列舉堯，舜，禹，湯，文，武諸王，並極力稱揚其德。如：

論語泰伯篇云：子曰：大者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論語衛靈公篇云：舜曰：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論語泰伯篇云：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大學云：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

孟子萬章章句上云：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如是看來，此即不外把最上天命任授王者，民族興盛皆賦歸之。換句話說：這種與民主主義，王者任期最長的大總統的思想制度無異。

論語泰伯篇云：子曰：禹我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孟子公孫丑章句上云：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禹，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孟子離婁章句上云：三代（夏，商，周）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

稱揚成湯，文王，武王之德，經書中亦皆有之，然與堯舜之德相比，即見其大相徑庭了。

孟子盡心章句上云：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

孟子離婁章句下云：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

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論語泰伯篇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使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詩經大雅云：稷稷文王，於緝熙敬止。

孟子公孫丑章句上云：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勝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這樣的稱揚三代盛德，但其放發之事，仍不盡假蔽；而其德其仁，不及堯舜禪讓之賢，亦極明瞭。公平的說一句，成湯文武的王道，已雜入了霸道的色彩；春秋戰國以後，秦，漢，唐，宋，都是力征天下，以武力握得政權，至獨服國民，王道之風，則早已絕跡，完全形成了霸道了。總之，支那的真正王道，自戰國以後，已成爲空文，這決非過言。所以今日國民，對於王道的報恩和情懷，勿怪難見而希有。然因支那的素來習慣，以文詞形容國風的色彩，素來非常重大，故王道之仁德，盡忠報國的赤誠，在思想言論上，至今仍有許多存在，但其實際，已付缺如。例如：明治三十九年清政府的時代，北京有一偉大商店，其店首寫着「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巨大的對聯，並掛有貨真價實的招牌；驕視之，着實可觀，與其偉大的賈品，亦恰相稱，可是，再細察其心理，確非常圓滑和陰險。這即今日的儒教，於支那已死，於日本已生的象徵了。

明之。

下面再從離離實例，將王者之德和王道，抽象的檢討說明之。

禮記經解云：天子者，與天地同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

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禮記緇衣云：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

……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大學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唐詒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論語泰伯篇云：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云：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又云：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無以保

自私與大局

談到自私二字，固然是不着對出楚漢的鴻溝牽豬兩難有誰無；是人心田中都佔有一點的。一般自私的人，有體顧着自私，而又顧着大局的利害休戚，我看怕是景星卿雲，不可多見呢。這不是閉着兩眼妄事經義，事象顯然地擺在面前了。且讓我來憶我所想到的稍稍地抒陳一點罷。

中國現在是個甚麼樣兒的國家？我敢答道是個不景氣的高潮瀰漫到極深層的國家。國將不國束手待亡的國家。胡適之博士說：「中國一切亡國的條件都具備了，所以還沒有亡

妻子。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孟子離婁章句上云：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讐。

孟子盡心章句上云：孟子曰：霸者之民，驕蹇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孟子盡心章句下云：國君好，天下無敵。

觀察以上所說的仁爲王者之德，爲民之父母。這點情誼的確十分敦厚。但再細看君臣的關係，即完全立足於君若輕視其臣，臣亦輕視於君的功利主義上面，這實在是一件至極的憾事。然而，這種國主於民，社稷次之，人君爲輕的民主主義，與我國的國體，根本上即異其轍。這豈吾人應深深注意的一點！

(未完)

福善

者，完全因爲一種國際在華均勢的局面。」這話固然說得是很對，但是我們反進一步問題：國家爲甚麼弄到這種早晚存亡的田地呢？那我們就不能不找出兩個原因：

第一還是怪革命不徹底，到如今政權還有許多操在一般帝制餘孽投機份子的手裡。這班操縱政權的人，得意忘形，只顧自私，只知盤剝在水深火熱腥風血雨中的老百姓的脂膏，甚麼國的大計，簡直擺在腦後，好像是螻蛄危幕，魚遊沸鼎，龍漠漠然嬉酣自若，毫無其事，這豈不是：「商女不

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的可憐嗎？

第二就要怪到中國的民族性太因循苟安，到處拿着寬懷大量示弱於人，所謂明哲保身，輕苟言笑，不敢冒世界之大不韙，主持正義，竟與虛偽的社會相衡，外鄰已有必戰的決心，我國人尚施用枝節的賄付，這樣，國不亡如之何！到了這時候，我們就可以說：國家將亡的所以然，就是由了一班政客の自私和老百姓的消極懦弱所致了！

國家大局將亡，既是由了一班政客的所自私所致，那末我們佛法大局的垂危，當然也不得例外了。佛法的不出，就是教育的不能普及，教育的不能普及，這就不能不推到目前的一班稍識之無識居高位，腰纏萬貫的教徒的不肯布施財寶興辦教育維持佛法的大局面只顧自私的罪過了！所以現在把佛教弄得幾乎佛將不佛，教將不教，智信的正信的弄成迷信的了，非一神的，非多神的弄成一多兼染了，真的可惜亦復可憐!!!

世界上最高尚最偉大，可以救世覺人的宗教，不能不推尊佛教了。牠——指佛教，的學理的精博和深奧，實非東西洋各種學說所能望其項背，與彼執刀流血一神獨尊的宗教相去不可以道里計。這已為全世界學者所公認，牠發源於印度，光大於中國，東及日本朝鮮南洋羣島，西及波斯諸國，北及西伯利亞，尤其是到了現在，大有普及全球之勢，其歷史的悠長，流傳的徧廣，信徒的衆多，可謂空前絕後，無與爲比的一種偉大的宗教。可是佛教也倒楣，在過去的中國裡，被一般不長進的教徒弄成最早鄙最骯髒的東西總不如，雖然佛教的本身，仍然是清淨的高尚的毫無損減，但居在這種無生色

的空氣中，已覺得似乎是一個不好的東西。

還好，近來一般少數知識份子和繼無知識而能覺悟的教徒，以爲今日中國的佛教，不是靠着盤腿子踞坐在網布荷花的墊子上去參父母未生以前如何我本來的面目！其實能有幾個辦得到參得透？！的一套可以維持佛教大局的，須有事實送到社會去給人看看纔行，所以他們——少數知識教徒——不惜以自家的精神金錢，來爲佛教犧牲，興辦教育，造就人材，主持佛教的大局。雖然是單面鑼鼓打不成鬧台戲而幹者並未退心，可惜的那一類過於株守的長老們，不但不去給你幫忙，而且要搞你的窮鬼，恐怕事件成了功，把他的自私權利去消怎辦呢！

老前輩：你們這樣的舉動，是不合理的；這不但不能維持的大局，而且就是不維持你自己的自私了。

我們要知道時代社會一天進化似一天。文化學說也一天高深一天，二十世紀前的十八般武藝，不能抵抗今日的外侮，君主專制的愚民仁政，不能應付目前的東亞。米勒脫司的哲學，不能用以解釋宇宙的因果，達西門的烏托邦理論，不能用以求得未來的世界。我們無論做甚麼事體，應該先有適應時代進化的思想。我們生于那一時代，就應該得用那一時代的觀念去作事。陳鐘凡先生關於這個問題有一段很好的話：「所謂觀念，就是各時的立場。各時代有各時代的特徵，甚麼特徵就產生甚麼社會。甚麼社會，就發生甚麼觀念，觀念隨着時代不住的往前進化，如時代進化了，而我們的觀念，依然不變更趨向，那就是落伍者了。」

我們是賦有智性和感情的動物，對於某一時社會立場，

應該有的觀念，自然我們自己曉得隨時更向，用不着人來打壓才肯轉換。無論如何，我們總要做到：「時勢有利於我的時候，我確乎堅定不拔的君子，時勢不利於我的時候，我又是在看風轉舵的龍兒」的一步！這樣，我們就不為時代所鄙夷。

不得泯滅的往迹

智嚴

抓住它吧？它在我眼前閃耀；可是怎離！它去了呢！然而它又來了呢，在我眼前活躍着，它何嘗去！

造成我年來顛沛命運的它，老是不即不離的伴着我，若有若無的在我眼前隱現，有時使我悲苦，悲苦的是眼前敵人，捉它不得；有時使我興奮，興奮的是我將造出新的它，令它一氣而走，別是它再在我心目中志忑現行，一洩我年之積憤！我這樣憤然地想。

它，本是潛在我底內心上的想泯滅而不得泯滅的往事的遺迹。這往迹是熱血和酸淚的結晶；是思潮澎湃，人欲激盪底時代的犧牲者！從這里可以見到帝國主義的猙獰面目和一團糟的中國底惘然；可以觀破世態的冷暖和人情的炎涼。所以，它雖然在過去的怒濤駭浪中曾給我以驚心的不慍，不堪算什麼？那

同時也就不做時代的落伍者了。我勸我們老前輩，趕快拋却一向自私的心理，來幫助我們，跟着時代維持我們的大局罷。這是大眾的福音，佛教前途的光明。無庸推辭了罷。二十四年正月二十日國子醫院

正是給我的希有難遭底經驗的認識；當我不注意到它曾給我生命上劃了一刀時，我真的還要五體投地感激它呢！

當我陷入苦悶的沉思時，它便如魔鬼似的出現，把那一幕幕的往事，迅速地排演：日軍侵入瀋陽；大炮，飛機，槍，彈，中國兵退，日本兵追，老百姓死，逃；上海日軍開槍；十九路軍抵抗，勝，敗，敗，勝，十九路軍退；閩南佛學院學僧愛國熱；爭看新聞，倡救護隊，定行，定行，終於三個學僧跑到上海；吳淞炮台的殘迹，外國軍艦的林立，虹口關北的淒涼；頹垣，塌屋；聖仙寺的閉門羹，耶教徒的譏笑；走蘇州，逛虎邱，名勝，吊古，悲今，冷香閣喝茶，吃麵，日本洋囡，便衣隊，武裝同志，盒子炮，檢查，漢奸，共產黨，嫌疑，被捕，商團訊問，解送十九路軍

司令部，坐夜，叩問，取保，釋放，冤白；返改鄉；開居，佛教會調查員，查案，查案，利濟會傾軋，鬧意見，謾言，橫被罰禁，憤走南香，倦臥水明，與遊公園，浪漫的哀婉的虛混光陰；返寺，趕戒期，返寺，墮落！上廈門，不准！偏要去！經濟壓迫，沒錢！求人，乞憐！居士幫助，到廈門，打倒飯桶，走汴梁，住金山，再返汴梁，這樣一幕一幕的演完後，接連的還映出幾多字來：『滿腔熱血換得來冷眼冷言，結局是失學遺忌；一片丹心用去了熱情熱淚，終不免落魄歧途！』

它這樣不憚煩冗的演完後，有時又可顯樣的再演一套，不管你是悲是喜，它儘目的頑着，給你瞧，給你回味！我有時恨它太會撩動我的悲思了，想竭力趕走它，可是真怪，竟沒有法兒！然而當我想到怎樣地改造我的生命，發展我的毅力時，它又無形的消去；所以我

便以此爲克制它的不二法門。這不二法門便是我的新的它。我用我這新它打破過去的它。使它不致再會生起而傷我的內心。雖曾作過幾次的決鬥，可是它！過去！總是敗後復來，真命幹！真對勁！不要想它在我身傍死亡或消逝。

不過，是我錯了，原來它也是我在的它的一種，它不過是成爲了我的過去的現在的它而已！我因爲有了現在的現在的它，便想把過去的現在的它排除，事實上怎能？它怎甘服呢？而且是我根本錯誤了：過去的可嘗過去？既然過去，又怎麼會來？在時的流上，可以分出過去現在和未來嗎？現在轉眼即成過去，未轉眼即成現在，過去的種種仍在目前，誰說過去呢！

所以我明白了，它是永遠地不能離開我的了。它是我內心上永遠不得泥滅的往迹啊！

但是我要想免去它的接擾時，我想：祇有靠着現在的現在的它，向着未來的現在努力地發展我的毅力吧！

民廿四二，寫于開封鐵塔寺

佛教新聞

記者

香港 無錫黃埠小金山開通寺近組織佛學圖書館，刻已發出徵求出版通啓，即盼多方出版佛學書籍者，能予以資助，以實儲藏也。

上海 上海佛教特刊，爲佛教日刊，既依傍他人，又復篇幅短小，近有人發起組織發行佛教日報，設館址于上海開北新強路民和坊五號，聞不日即將出版云云。

編完以後

編者

好多時沒有在這兒說話了，現在來抽空說幾句。本期雜誌的三篇譯文，與從前的譯法大不相同，全文分三期刊完，這要望讀者注意的。爾師一文，開十字佛魔說，亦屬契時之作，全文亦分三期刊完，不明同善社真相的人們兩宜一讀。本社所編印的靜賢全集已經出版了，對於本誌經常投稿的大德們，我們擬每人奉贈一冊，凡是本刊特約撰述在廿天內仍未收到的即請來信索取，當即補寄。

上期本刊佛教新聞欄第一則新聞中東蓮覺施之苑字，誤植死字，當時未能校出，在此順便更正一下。

編 發 行 印 刷	汕 頭 潮 州 嶺 東 佛 學 院 人 海 燈 編 輯 部 印 務 局	刊 本 刊 例		刊 本 定 價 表				刊 本 徵 稿 簡 例	
		廣 告		定 價				1. 本刊取材凡佛學論文，佛學專著，人生問題研究，佛學文藝創作，翻譯，批評，通訊，文白話語皆所歡迎。投稿須寫清楚，勿兩面書寫，能依本行式寫及自加標點者尤佳。 2. 來稿刊登後，酌附本刊若干期，但投稿人須開列詳細姓名住址。（發表時用筆名）來稿請寄汕頭潮州嶺東佛學院人海燈編輯部，加以掛號尤爲妥當。 3. 來稿刊載後，酌附本刊若干期，但投稿人須開列詳細姓名住址。（發表時用筆名）來稿請寄汕頭潮州嶺東佛學院人海燈編輯部，加以掛號尤爲妥當。 4. 來稿刊登後，酌附本刊若干期，但投稿人須開列詳細姓名住址。（發表時用筆名）來稿請寄汕頭潮州嶺東佛學院人海燈編輯部，加以掛號尤爲妥當。	
		刊 本		預 定					
		一、本刊廣告費，每期每方寸一圓；長期刊登在二個月以上者，優待七折；登全年者，優待對折。	全年廿四冊	半年十二冊	三個月六冊	零售每冊五分	郵費一分		
		一、惠登廣告者，費須先付。長期刊登訂有定單者，每月月底收費。	二元二角	六角	一元二角				
		一、每期廣告刊出後，贈送樣本兩份，以便核對。							
		一、廣告地位每期以四方寸起算。廣告如須繪圖製版，其費另議。							

汕頭潮州嶺東佛學院
潮州五字印務局